



著 劍 呂

爭鬥與詩

行印社版出主民新

★
爭鬥與詩

著 劍 呂

新民主出版社總經售
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

詩與鬥爭



著者 呂劍

印行者 新民主出版社

承印者 有利印務公司

定價 港幣一元二角

民國卅七年一月一日出版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目錄

詩道路

一 瑪雅可夫斯基的道路…………… (一)

二 人・詩人・詩和歌…………… (一一)

詩與詩人

三 寄李廣田…………… (二一)

四 聽馬凡陀…………… (三四)

五 關於『聞一多全集』…………… (四二)

附：論文藝的民主問題

瑪雅可夫斯基的道路

瑪雅可夫斯基之所以成爲偉大，之所以成爲近代最高大最光輝的詩人，在於他以全付心靈，唱出了一整個時代，唱出了「列寧的時代」。他的詩，預告了並證明了蘇維埃新社會的誕生和茁長，可以說，他是這一歷史新階段的偉大發言人和史臣。

瑪雅可夫斯基開始寫詩的那一年，就參加了革命組織。在這之前，在中學生時代，他就已經加入了秘密的革命活動小組，從事反對沙皇黑暗統治的鬥爭了。他沒有把詩孤立起來，用作自我服務、自我娛樂的工具，而是一開始，就把詩和現實生活，和當時革命情勢的要求，密切地聯繫了起來。他在作爲詩人的那一年，就成了一個布爾塞維克，我們不能不說，這真是一個最富有詩意的「開端」，一個最有意義的「結合」。

瑪雅可夫斯基從他寫詩活動的最初時期起，就是以文學藝術的革命者姿態出場的，他的出場，不能不是一樁重大的事件。因爲他的全部創作，可以說是對於貴族資產階級美的憤怒而嚴厲的否定，

他打破了一切「成規」。我們知道，那時俄國的詩歌，貴族資產階級的詩歌，完全被象徵派的臃腫、虛偽、嬌柔造作、「顧影自憐」、自我愉悅的風氣所統治，它們幫助統治階級反對人民，麻醉、民的革命意識；但是瑪雅可夫斯基出現了，他的傲慢的大胆的挑戰，正好給那些高貴的「詩人們」以哭笑不得的難堪。要照瑪雅可夫斯基自己的話來說，這就是「打了社會風尚的嘴巴」。

在這里，瑪雅可夫斯基首次以他自己的矛，戳破了貴族們的反動藝術的盾。而戳破了這盾，在某一意義上講，也就是「建樹」了。瑪雅可夫斯基的一部詩集，就取名為「簡單的牛叫」，你想，這教那些「高貴」的文學老爺們看了，怎能禁得住憤憤的「不滿」之色！瑪雅可夫斯基打破了「藝術的成規」，但却走向着「人民的藝術」。他是走在街頭上的，並且在街頭上大聲的說話，洪亮的發言。他的簡單明確的語言，他的凸出的有力的形象，他的緊迫的戰鬥的旋律，都可以說是看得見，摸得着的。

同時，瑪雅可夫斯基創作的初年，就與喜萊拔尼可夫，布爾祿克等揭起了未來主義的旗幟，在這里，瑪雅可夫斯基繼承了創始於意大利馬利納蒂的未來主義，發揮了新的精神，它重新檢討了和訂定了舊俄羅斯語文的語彙和文法，更生丁它們的文法、理則和形式，他們找到了語言的內在的機能，同時，並根據存在着的合理的形式去創造新的形式，這是說，俄國未來主義，掀起了俄國語言的大革命。雖然俄國未來主義仍擁有小有產者的氣味，但我們的詩人却並沒有為這所淹沒，倒反而是，從這里得了營養，開創了他的新語言新形式發展的道路。瑪雅可夫斯基文學生涯的一開頭，就是為新文學

的戰鬥做打掃戰場的工作的。

作爲一個偉大的詩人，他必須是一個詩歌世界的開天闢地者，必須是一個「創造」的英雄，大胆、有力而充實。瑪雅可夫斯基正是這樣一個巨大的英雄。瑪雅可夫斯基爲我們展示了一片詩歌世界，而這世界是他的獨創，他的語言、節奏，他的形式、風格，是新創的，是新型的。所有這些，如果讓我們歸之于瑪雅可夫斯基的天才，他的主觀的創造的精神，他們辛勤努力，自無不可，但我們却不能就此結論爲已足。我們必須指明：瑪雅可夫斯基詩歌的產生，這也正是革命的歷史的迫切要求。瑪雅可夫斯基開始寫詩，是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大革命之後的年代——十月革命的狂風暴雨的前夜，那時人民的革命要求瀰漫全國。形勢決定一切，瑪雅可夫斯基就在這一氣流下面，新的現實內容要求他作最確切最生動的表現。瑪雅可夫斯基站出來了。他必須擺脫所有舊的桎梏和遺留，尋求新的形式，而這新的有力的形式，终于在瑪雅可夫斯基孕育之後，爲他所掌握所運用。然而，只有當瑪雅可夫斯基自覺地走近了人民，走近了革命，並且和人民與革命抱而爲一，才能聽到革命的步伐與聲音。瑪雅可夫斯基的尋求形式，在本質的意義上，其實不如說是尋求內容。在這里，瑪雅可夫斯基經過了靈魂的內心的燃燒，昂揚和錘鍊（而這一精神變革過程，可能是頗爲艱苦的），瑪雅可夫斯基初步勝利了。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爆發，這時，他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去向，他未像當時許多文人一樣，跌入沙文主義的大坑里，去盲目歌頌帝國主義，分贓的大屠殺，他却高聲地說：「我不

是這個戰爭的參加者——它是骯髒的、非正義的、可憎惡的。但當在別種戰鬥，在即將到來的進攻的火綫中，我將是正直和勇敢的第一個。」那即將到來的別種戰鬥，那新的完全不同於第一次大戰的「進攻的火綫」，他是預感到并聽到了它的呼吸的。一九一五年，他寫了「穿褲子的雲」，里面有句話說：「在荊棘的王冠上，看出革命的十六年」。在這里，他預感得很貼近。只是差了一年，偉大的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來到了，爆發了。

瑪雅可夫斯基是一個優秀的知識份子，然而也是革命底最熱情的戰士和盟員，他知道在他的時代，在戰陣中應担当什麼角色。他知道「革命」，他去尋求去創造最好的工作樣式去為革命服役。當革命到來之前，他和人民一齊呼召革命，迎接革命，而當革命來了，他並不感到陌生，他立刻為革命熱烈地開展工作、為革命為奔勞。

瑪雅可夫斯基的道路，就是這樣走上前去的。

通常是這樣，許多智識份子對於革命抱着幻想，憧憬於革命的早日到來，但當革命真的到來時，他的原來的階級立場和革命力量的震撼，却使他沉默了，躊躇了，動搖了，或者，就反戈相搏了。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，它以最新的容貌出現，以最大的氣勢和內容力量，去焚燬一切舊的人物和制度——舊社會的一切精神內容。當然，當時俄國許多作家沉默了，或者就用懷疑態度或懷着敵意去迎接革命了。但是瑪雅可夫斯基在這關頭，却毫不猶豫地，頭也不回的走向了革命。對於他

的走向革命的這一道路，他是早已鋪奠了堅實地基礎了。當時他說：

『我們要向新政府表示敬意。並和它發生聯繫。十月……承認還是不承認呢？這在我是沒有問題的。這就是我的革命。』

對於一些人，必須「自己革命」，必須聽命于心服於革命，他才不致于爲革命拋棄在這旁。

而在這意義上說，瑪雅可夫斯基是一個詩人，同時也是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。在這裡，「詩人」和「戰士」兩個字眼，得到了最充沛、最真實的意義，最美好的說明。如果說，革命以前，他要爭取革命，爲革命開闢道路，那麼革命一來，革命也就把他引爲伙伴，爲他開闢道路。於是我們立刻看到了一個新的境界：這時瑪雅可夫斯基立刻謝絕了過去殘存的不健康的作風，加入到無產階級作家的隊伍中來，成了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忠實而有紀律的戰士了，並且，由此而更大地展開了他的才能，使他更活潑健康，更有生氣和更有力量。他的氣勢更壯大了，他的聲音更宏亮了，他的群眾也更廣大了，瑪雅可夫斯基成了人民的歌手，並且走上了革命的最前綫。他說：

「我，

被革命

所號召，所動員，

從貴族的詩的園藝，

撒嬌的娘們那裏，

走上了火線。」

這就是瑪雅可夫斯基的發展道路。一方面：革命的吸引、推動、爭取，一方面：自己的努力、蛻變、向上。在這裡，兩者之間得到了和諧、合一。

我們的詩人不能是一個「說話的人」，「說話的人」是軟弱的，沒有內容的。真實的詩人、戰士，必須同時是一個行動者和工作者。瑪雅可夫斯基明確地表了這一點：詩，那是行動，革命鬥爭。十月革命為勞動人民樹立了政權，但樹立了政權並不就是完成了革命，他們必須保衛這一政權，運用這一政權做舊的破壞和新的建設的工作。我們的詩人用他的詩是做了這些工作的。但十月革命的敵人却企圖取消這一革命，於是國內戰爭爆發了，十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丹尼金、烏蘭克爾等白黨匪徒，想把這一新生的年輕的蘇維埃國家活活地箝死，想把他硬生生的窒息，他們想摘落這一果實。但這是不容許的。「歌和詩——這就是炸彈和旗幟！」詩人瑪雅可夫斯基發言了。他號召人們保衛革命，反對逃避革命，反對開小差，反對怠工者，他號召人民鞏固後方，擴大紅軍，儲運糧食，他呼召詩人們走向街頭，進入群眾。他說：

「聽我」：

戴着紅星的人，
我，紅色的歌者，

和你們

一道前進吧！

我是

你們中間的一個，

你們的敵八

也是我的敵人！

.....」

他精力飽滿，到處誦詩，在那最艱苦的內戰的年月，他支持革命政權，他寫下了「150000」等有名的詩篇。

他辦了「羅斯他的諷刺的窻子」，張貼他的宣傳畫、詩歌和標語（或者就是街頭詩吧！），他創作了三千多張宣傳畫，和六千多條標語。他創作了大量的詩。這些詩，立刻得到人民大眾的歡迎和傳誦，立刻化為打擊敵人的槍彈和火鏟.....國內戰爭結束了，蘇維埃國家在經受了最嚴重的考驗，

獲得了不可拔倒不可搖撼的勝利之後，開始走上和平建設的道路，瑪雅斯可夫斯基的筆又立刻爲建設工作的效勞。他毅然參加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。他歌唱：

「我不願

把我當做山野的

花枝

在公務膩煩了之後

探着玩玩。

我願意

國家計劃局

辯論得出汗，

給我一個

一年的任務……」

他竭盡一切努力去從事祖國的建設工作，抱着對人民力量的確信去歌頌新的人民英雄主義，而以諷刺去嘲笑那些不切實際的懶虫或隱藏着的敵人，曾因「開會迷」（或譯「沉緬在會議中的人們」）

一詩，而引起了伊里奇的敬重。他說：「從詩的方面看來，雖然不知道怎樣，但從政治方面看來，我保證這完全是正確的」。在這之前，這兩位偉人——他和列寧——的根鬚雖然已經纏結在一起，開始了「合唱」，然而還沒有「見面」，而只有等到伊里奇「看見」了瑪雅可夫斯基，這時，這兩大巨人，才在政治與文化的橋樑上，貌合神融地握起了手來。

這一「握手」，意義是太深廣了罷！

瑪雅可夫斯基沒有穿上炫裝艷服，他是本色的，平凡的，最人性的，俄羅斯式的，他在他的詩裡唱出了人民的聲音。他是一個大的詩人，然而更是一個平民。他是社會的人，他碰着並解決着社會問題，政治問題，他的詩，是革命的最犀利的武器，政治鬥爭的武器。他那麼直率地勇敢地向世界作了表白，響應了歷史的號召，給列寧——史達林的事業，人民的事業，歌唱了出來。偉大的作家高爾基，支持了瑪雅可夫斯基，最初幫助他出版詩集。高爾基充份地認識到這一位革命詩人，驚佩瑪雅可夫斯基天才的創造，以及他的藝術在俄國詩歌的發展道路上的重要性。史達林對瑪雅可夫斯基也曾作了最高的評價，他說：「瑪雅可夫斯基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最有才能的詩人，漠視他，對他的作品冷淡，——是罪過。」瑪雅可夫斯基的詩，是人民文學的瑰寶，而從普式庚到瑪雅可夫斯基，這是俄國——蘇聯詩歌發展的大成。這是一條涵湧的大河。他和政治上的巨人一同，開創了一個時代，這影響是巨大的，是世界性的。當和平建設時代，當他創作的後期，偉大的詩篇「列寧」和「好」等，

成了世界詩壇的碑。

瑪雅可夫斯基是蘇維埃最優秀的兒子，他的心，緊緊地和人民、和社會主義事業相結合，當他遠遊國外的時候，也一時一刻不能忘懷他的祖國，他以一個「蘇維埃公民」自傲。瑪雅可夫斯基，這個人，這個人的詩，成了這時代最新最大的典型。他是一個崇高的愛國主義者，他為他的祖國和人民奉獻了一切：他的工作，他的歌唱。而這些，都由蘇聯的新詩人們承接了下來。

瑪雅可夫斯基是不朽的。「誰也不能奪去我們時代最優秀最有天才的詩人的光榮。」瑪雅可夫斯基，誰也得承認，這是世界的詩人和光榮。對於我們，對於為了中華民族解放鬥爭及人民解放鬥爭，對於爭取民主保衛團結建設新中國中的中國人民，中國人民的詩人，瑪雅可夫斯基是一個最好的榜樣。並且，他熱愛中國人民，聲援我們的解放鬥爭，他曾寫下了歌頌廣東工人，中國大革命，以及「不許干涉中國」等有名的詩篇，他是我們的摯友。中國詩人們呀，「瑪雅可夫斯基」這名字，是一個响亮的號召。

一九四五，瑪氏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日於昆明。

（註）上文曾參考蕭作：「瑪雅可夫斯基」。

人·詩人·詩和歌

有這樣幾個問題，擺在我們的面前：今天的詩人們應該爲什麼人寫作？寫些什麼？怎樣寫法？又，他們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做法？

這樣的問題，在什麼時候都會產生的。但由於時代的不同，每一時代中階級要求之不同，答案也就很不一致。現在是人民的世紀，在這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，就要有一套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，新的答案。我不可能解答得很正確，很充分，很好，但我願意在這篇短文中簡單的試答一些，供作詩歌工作者友人們的參考，並以自勉。

關於第一個問題：爲什麼人寫作？就是說，詩人們的讀者對象是那些人呢？

這問題其實用不着我來答覆，早已有人解答了。爲什麼人寫呢？毛澤東先生明確說道：爲人民大眾，爲工農兵。「我們的文藝，第一是爲着工農兵，第二才是爲着小資產階級。」（文藝問題）毛澤

東先生特別指出，重心是在工農兵。因爲只有工農兵——人民大眾，才是歷史變革運動中的主力軍，這也就是人民世紀這一詞的基本精神的所在，它肯定了歷史發展到了這一階段，即從個人主義的「人」時代到「集體主義的」人民時代；那麼，我們不爲這主力軍服務，此外，難道還有更好的前途嗎？同時，高爾基也老早解答了這一問題，他在有名的『文化』主人翁們：站在那一邊？』一文中，曾勸告那些「文化人」站到前進階級的一面來。何謂前進階級？就是人民大眾。因此，爲了人民，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和原則，從這基本立場和原則出發，我想是必須的。

小有產出身的人，如果說：「我誰也不爲，我爲自己！」那就糟糕得很；因爲他雖然這樣說，其實已不得人家讀他的詩，而人們正要從苦難、死亡、內戰中求生，誰可有閒工夫去欣賞他的「偉大作品」？我們應該記得某些人的說法，不要上了他們的當，他們說：從來沒有階級文學，只有一「民族文學」。但那「民族文學」其實就是爲他們少數人服務的文學，而決不是爲一個民族中的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服務的文學，他們想用籠統的「民族」一詞來掩蓋階級的存在。但事實是這樣，自從社會分成階級以來，壓迫階級就要要求爲他們服務的文學，而被壓迫階級當然也要求爲自己服務的學，於是分水而治，壓迫階級的就成了「廟堂文學」，而被壓迫階級的即成了「民間文藝」，而民間文藝常常被迫不易生存，於是成了「地下軍」，然而依然奔湧不息，廟堂文學反而常常枯萎，不得不常常向地下軍求救。這也就說明了爲人民寫作、和民間詩歌結合，以至走向人民詩歌，才是正大光明的出路。

但所謂爲人民大眾，也就是爲詩人們自己，如果詩人們不自絕於人民，不把自己置於人民群眾之外或之上，爲了人民，豈不也就是爲了自己？所以這里只有依靠人民，才不是自私，才符合人民歷史發展的規律，如果你以「也就是爲了自己」爲藉口，就大搞其「自我抒情」啦，「雲啊月啊」啦，與人民的要求無關痛癢，那就也還只是自私，而且不單是自私，簡直還是損人而不利己。爲人民，是以和人民共呼吸共哀樂從而共歌唱爲基本準則的。同時，所謂爲了工農兵，也常因地域之不同，而有不同的爲法。譬如在解放區，一切是爲了鼓勵人民組織人民去保衛新的土地，使新的生活發展的更快樂，更美。而在這一邊，就是爲了使人民更加醒覺，組織力量反對黑暗統治，使人民得到解放，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。

第二個問題：寫些什麼？

第一個問題可以解答這第二個問題。爲什麼人寫作？爲人民寫作。既然要爲人民寫作，那就不能寫反對人民的東西，不能寫與人民無關的東西，寫些什麼呢？寫人民的東西，寫人民需要的東西，寫人民迫切需要的東西。答案就是這樣簡單。譬如：人民在內戰中遭受苦難，我們就要以詩爲武器，揭發內戰的本質和罪惡，反對內戰，呼喚和平，控訴苦難。人民在反動政治下遭受壓迫，我們就要以詩爲武器，揭發這反動政治的本質和罪惡，呼喚民主，諷刺反動，反抗壓迫。把人民生活中的切身具體